

# Malaysian Association of Theological Schools Journal

---

5th Issue

2014

Pages 65-85

---

初探古近东智慧文学的公义和苦难主题

林岭啸

Andrew Lim Ling Siew

Bible College Malaysia

# 初探古近东智慧文学的公义和苦难主题

林岭啸, Lim Ling Siew

马来西亚圣经学院, Bible College of Malaysia

在古近东智慧文学中, 公义和苦难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议题。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文献都有触及和回应公义和苦难这些议题的作品。虽然苦难的起因和内容不尽相同, 这些作品却显示了其作者在面对真实苦难时的挣扎和想法。本文将尝试透过研究古近东的智慧文学里有关公义和苦难的主题, 建立约伯记与古近东智慧文学一个比较的平台。当我们把约伯记放在这些众多不同的、论及苦难的智慧文学当中去比较的时候, 就能发现约伯记与其他苦难智慧文学之间的异同点, 从而发现约伯记作者如何在这相互影响的环境下, 发展出自己对苦难独特的响应。<sup>1</sup>

本文选择了美索不达米亚的智慧文学作品, 包括 *A Man and His God*、*The Dialogue Between a Man and His God*、*I Will Praise the Lord of Wisdom* 和 *The Babylonian Theodicy*。埃及方面则较少这类别的智慧文学, 反而较多箴言式、教导性质的作品。本文将尝试从 *The Dispute Between a Man and His Ba* 和 *The Eloquent Peasant* 来分析埃及智慧文学对公义和苦难的回应。<sup>2</sup>

---

<sup>1</sup> William W. Hallo, "Compare and Contrast: The Contextual Approach to Biblical Literature," in *The Bible in the Light of Cuneiform Literature: Scripture in Context III*, ed. William W. Hallo, Bruce W. Jones, and Gerald L. Mattingly (Lewiston: Edwin Mellen Press, 1990), 3.

<sup>2</sup> 本文主要是以Hallo和Younger编辑的 *The Context of Scripture* (本文将以COS缩写表示) 的翻译为依据, 除非另行注明。许多时候, COS 补充了Lambert的

## 1. 美索不达米亚

现存的、最早有关敬虔人受苦的文献是苏美尔人（Sumerian）的 *A Man and His God*。<sup>3</sup> 这是一部向Marduk神明作出赞美和祈祷的作品。其结构可分为五段。首段是一首赞美诗（第1-10行），作者呼吁读者要在各方面都满足他的神明，包括要求人常常赞美神明。接下来则是作者以第三人称描述一个年青人的遭遇（第11-27行）。虽然这段文字并不是很完整，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主角虽没有犯罪却受尽了苦头。从第三段主角的哀诉中，发生在他身上的苦头包括疾病、工作上的不顺利、朋友的不忠和嘲讽等。第28-119行是此作品的主要部分，是主角对神明的呼喊和祈求。第四段（第120-132行）叙述因着神明悦纳了主角的祷告，结果他从苦难的遭遇中恢复过来。最后一段（第133-143行）则以赞美结束。

*A Man and His God*的作者没有告诉我们苦难为何出现在这主角身上，但却特别指出主角虽然活在一个充满诈骗的地方，却没有行

---

*Babylonian Wisdom Literature*（本文将以BWL缩写表示）和Pritchard编辑的*The Ancient Near East and Anthology of Texts and Pictures*（本文将以ANET缩写表示）出版时还没出土的文献。有关埃及文献，本文亦参考Lichtheim的*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本文将以AEL缩写表示）的翻译。参William W. Hallo and K. Lawson Younger, ed., *The Context of Scripture*, 3 vols (New York: Brill, 1997-2003); Wilfred G. Lambert, *Babylonian Wisdom Literature* (Winona Lake: Eisenbrauns, 1960); J. B. Pritchard, ed., *The Ancient Near East and Anthology of Texts and Pictures*, 3rd e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58); Mariam Lichtheim, *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 3 vol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sup>3</sup>有关内容和翻译，参COS 1.179:573-575; ANET, 589-591.

恶。<sup>4</sup>在这样的背景下，主角向神明发出了许多的控诉，其中包括数算外在的苦难（来自工作、朋友、疾病）和内心极痛苦的情绪反应。当中值得注意的，是主角对神明所发出的埋怨。主角责问神明为何没有阻挠那些密谋对付他的人。他觉得神明的作为使他无法理解，甚至他的内心对神明发出强烈的呼喊：“你〔神明〕不保护我、不看顾我要到几时呢？我本要如公牛般站在你面前，但是你却不让我兴起，你不让我走在正确的路上。”<sup>5</sup>

虽然这种对神明不满的表达，与约伯记中的约伯对耶和华神的投诉相似，<sup>6</sup>可是年青人并没有怀疑神明的公义。相反的，作者提出，一个人是不能离开神明的，因为神明是食物的供应者。<sup>7</sup> Klein 认为整个作品是从这个思想开始发展下去的。<sup>8</sup>也就是说：主角最后必因这信念而回到神明那里寻求保护，以便能脱离苦难。因此我们发现，无论主角如何发出一连串的埋怨，最后却把问题的矛头指向自己：

---

<sup>4</sup> Kramer的翻译（第10行）：“The young man—he uses not his strength for evil in the place of deceit.” 参 *ANET*, 589.

<sup>5</sup> *COS* 1.179: 574.

<sup>6</sup> 约伯记十九7-8，“我因委曲呼叫，却不蒙应允；我呼求，却不得公断。上帝用篱笆拦住我的道路，使我不得经过；又使我的路径黑暗。”；二十三3、8，“惟愿我能知道在那里可以寻见神，能到他的台前……只是我往前行，他不在那里；往后退也不能见他。”

<sup>7</sup> Kramer的翻译（第9行）：(For) a man without a god would not obtain food. 参 *ANET*, 589.

<sup>8</sup> *COS* 1.179: 573.

他们说——智慧人——一句又真实又正确的话：

“从未有一位无罪的小孩是由母亲生下的，

人类从未完美，从古时 [至今] 都不曾有一个无罪的人” .....

我的神，.....当你使我的眼睛辨认出我的罪时，

我将会在城门——说明那些已被遗忘 [的罪] 和那些看得见 [的罪] .....

我将会公开的宣告我的罪孽。<sup>9</sup>

主角认为自己苦难的起因，是由于自己有罪。Mattingly认同Kramer的看法，指出这正是*A Man and His God*的作者对苦难的解释。结果就是“世上没有不应受的苦难”。<sup>10</sup> 在第四段，作者描述主角得以脱离苦难的原因，是由于神明悦纳他祷告的内容和哀求。当主角从埋怨转向承认自己的罪时，他开始求神明的恩典和怜悯。这对自己的认识正是主角生命和命运的转折点。<sup>11</sup> 神明没有回应因何事导致苦难临到主角，却透过悦纳主角哀求的内容，暗示读者回应苦

---

<sup>9</sup> COS 1.179: 574.

<sup>10</sup> Gerald L. Mattingly, “The Pious Sufferer: Mesopotamia’s Traditional Theodicy and Job’s Counselors,” in *The Bible in the Light of Cuneiform Literature: Scripture in Context III*, ed. William W. Hallo, Bruce W. Jones, and Gerald L. Mattingly (Lewiston: The Edwin Mellen Press, 1990), 310-11.

<sup>11</sup> Mattingly, “The Pious Sufferer”, 315.

难应有的正确态度和价值观。<sup>12</sup> “人不能离弃神”和“苦难的起因，是由于人有罪”这两个观念，充满了整部作品。<sup>13</sup> 因此，主角不是无罪的义人，而是无知的罪人。<sup>14</sup>

另一份现存的、最早期提及苦难的阿卡德人（Akkadian）的智慧文学是*The Dialogue Between A Man and His God*（以AO 4462代表之）。<sup>15</sup> 其内容关乎一个敬虔的信徒因为患病而引发一场与其神明的对话。首先，作者描述主角与神明的关系好像朋友一样，而且他常常谦卑的祷告。这与约伯记一开始描述约伯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和远离恶事的铺排很相似。<sup>16</sup> 接着下来，作者描写主角患病的痛苦、他对神明的哀怨并抒发他内心的困扰和情绪。主角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个很关键性的思想：我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sup>17</sup> 在主角的思想中，他认为苦难的发生是起因于自己的罪。但是经过反复察验，他却找不到自己有什么罪。当他继续与神明对话的时候，他甚至无法隐藏内心的怒气：“你曾经对我有多好、我曾经多少次褻

---

<sup>12</sup> Kramer认为这是*A Man and His God*的写作目的。参 *ANET*, 589.

<sup>13</sup> Mattingly指出这种观念长久以来存在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人的思想中。参 Mattingly, “The Pious Sufferer”, 318.

<sup>14</sup> John H. Walton, *Ancient Israelite Literature in Its Cultural Context: A Survey of Parallels Between Biblical and 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0), 183.

<sup>15</sup> 有关内容和翻译，参 *COS* 1.151.

<sup>16</sup> John Gray, “The Book of Job in the Context of Near Eastern Literature,” in *Zeitschrift für die Alttestamentliche Wissenschaft* 82.2 (1970): 259.

<sup>17</sup> *COS* 1.151: 485.

读你，我都没有忘记。你没有向我显出好处，却向我显出恶来。”

18

主角对神明发出的控诉是十分强烈的。由此可见，“苦难的起因，是由于人有罪”的观念充满了主角的思想。可惜，此文献中间部分已失传，只在结束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角的病得以医治。在最后第二段，朋友给年青人的忠告是：“直到时间的尽头，你也不可忘记你的创造者、你所喜悦的。”<sup>19</sup> 接下来的一段是神明的回应。神明提出他是主角的神、创造者和依靠。而且神明应许会保护他，因为神看顾有需要的人。<sup>20</sup> 最后，主角选择信靠他的神明：“愿你仆人的祷告达到你面前。”<sup>21</sup> 这样看来，作者相信人到最后必须要信服神明，即使是敬虔人遇到不能解释的苦难，人也应该要回到他的神明那里，祈求神明的拯救，才能脱离苦难。<sup>22</sup>

另一个有关苦难的作品是俗称“巴比伦人约伯”（*The Babylonian Job*）的 *I Will Praise the Lord of Wisdom*（又称 *Ludlul Bēl Nēmeqi*）。<sup>23</sup> 这部属于阿卡德人的长篇智慧文学的作品，结构可分为五大段。首段和第五段是有关神明 Marduk 的赞美诗。第二段是主角 Šubši-mešre-Šakkan 自述有关自己不幸的遭遇，包括失去王的信任、

---

<sup>18</sup> COS 1.151: 485.

<sup>19</sup> COS 1.151: 485.

<sup>20</sup> COS 1.151: 485.

<sup>21</sup> COS 1.151: 485.

<sup>22</sup> Mattingly, “The Pious Sufferer”, 320.

<sup>23</sup> 有关内容和翻译，参 *BWL*, 21-62; *ANET*, 596-600; *COS* 1.153: 486-92.

同事密谋加害于他、家人遗弃他、仆人讥讽他，及他甚至患病得几乎死去。第三段则是记述恶运发生一年后，情况更严峻、更糟糕。其中特别记述他被邪灵附身的经验。第四段记载了有关主角命运逆转的三个梦境。梦境是有关神明前来医治他、并驱走在他身上的邪灵。

同样的，*I Will Praise the Lord of Wisdom*没有告诉我们苦难的起因，却详细描写主角所经验的苦难内容，仿佛神明和众人都与他敌对、都离弃了他。<sup>24</sup>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神明和苦难的关系。主角把自己不幸的遭遇归咎于神明对自己的惩罚和离弃：

自从神惩罚我的那天，  
和战士Marduk对我发怒，  
我的神丢下并离弃我，  
我的女神失去地位并消失了。  
他〔神〕撤去与我同行的仁慈天使，  
我的保护神被吓跑而去寻找其他人。<sup>25</sup>

主角进一步描述自己不幸的遭遇“如同一个没有献上祭物人.....如同一个得财物却忘记神的人.....我正像这等人！”<sup>26</sup> 作者认

---

<sup>24</sup> Gray, “The Book of Job in the Context of Near Eastern Literature,” 255.

<sup>25</sup> COS 1.153: 487.



为苦难与一个人如何对待他的神明有关，而且这种罪所引起的苦难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当主角反省自己的过错时，他却提出自己是无辜的。主角认为自己与那些藐视神明的人是不一样的，因为主角不单常常用心向神明祈祷，甚至他也呼吁其他人如此行。对于神明的事，他没有怠慢不行。他以为这样作就能取悦神明；结果，主角对于自己的信念和所作的一切失去把握，甚至无法知道神明的心意：

27

我期忘这样能使神悦纳！

对一个人而言是好的事，却可能是冒犯了他的神，

对一个人而言是可恶的事，他的神却可能认为是好的！

谁能晓得天上神道理的理据？

谁能捉摸深渊之神的动机？

世人可以从哪儿得知神的道路呢？<sup>28</sup>

这与约伯的经历相似。当约伯的朋友指责他的遭遇是因为约伯的罪时，约伯坚称自己已经作了该作的，但是神的意念是难测的：

---

<sup>26</sup> COS 1.153: 488.

<sup>27</sup> Lambert认为这段文字是主角对其神明的控诉。参 *BWL*, 22. Moran 却推论，*I Will Praise the Lord of Wisdom*的写作目的是要歌颂主角新发现和接受的神明Marduk。Marduk 是所有神明中最高权柄的。参 William L.Moran, *The Most Magic Word: Essays on Babylonian and Biblical Literature* (Washington: The Catholic Biblical Association of America, 2002), 182-200.

<sup>28</sup> COS 1.153: 488.

上帝夺去我的理，全能者使我心中愁苦。

我指着永生的上帝起誓：

我的生命尚在我里面；

上帝所赐呼吸之气仍在我的鼻孔内。

我的嘴决不说非义之言；

我的舌也不说诡诈之语。

我断不以你们为是；

我至死必不以自己为不正！

我持定我的义，必不放松；

在世的日子，我心必不责备我.....

主啊，我呼求你，

你不应允我；我站起来，你就定睛看我。

你向我变心，待我残忍，

又用大能追逼我。<sup>29</sup>

虽然如此，主角并没有强烈地诉求自己的无辜，也没有祈求神明显明自己隐藏的罪。*I Will Praise the Lord of Wisdom*即使没有像*Man and His God*的作者般凸显“苦难的起因，是由于人有罪”的看

---

<sup>29</sup> 约伯记二十七2-6；三十20-21。

法，但主角的困惑也间接地表现出这样的观点。<sup>30</sup> 最后主角得以脱离苦难的原因，是由于神明的心得到满足、也悦纳主角的祷告；而且，神明宣告主角的经历是一个极大的试验。<sup>31</sup>

另一个更强烈凸显苦难和神公义之间的矛盾的文獻，是阿卡德人的*The Babylonian Theodicy*。<sup>32</sup> 此作品类似希伯来字母诗，共有二十七段，每段十一行。把每段诗的头一个字母链接起来后，我们就知道此作品的作者或编者是一个名叫Saggilkīnam-ubbib的术士。<sup>33</sup> 同时，其内容和结构（对话）都与约伯记相似。*The Babylonian Theodicy*记述了一个受苦者和他朋友的对话。他们的对话内容主要是环绕在神的公义上。受苦者看见自己的遭遇，也加上对世人的观察。他无法明白为何好人和敬畏神的人（包括自己）会受恶人的欺压。受苦者一开始即提出自己很早就成为了孤儿、无人保护。这样的哭诉充满整个作品。受苦者从自己的身世开始转到他所敬奉的神明，结果也是一样：他得不到神明的保护。受苦者提出了许多尖锐的问题：

---

<sup>30</sup> Mattingly, "The Pious Sufferer", 321.

<sup>31</sup> *COS* 1.153: 490.

<sup>32</sup> 有关内容和翻译，参*BWL*, 19-26, 63-89; *ANET*, 438-40, 601-604; *COS* 1.154: 492-95.

<sup>33</sup> 原文音译为：a-na-ku sa-ag-gi-il-ki-[i-na-am-u]b-bi-ib ma-áš-ma-šu ka-ri-buša i-liú šar-ri。英文翻译：I Saggilkīnam-ubbib, the exorcist, am an adorant of the god and the king。参*BWL*, 63-64.

真会有快乐的生命吗？我希望自己能知道到底是怎么出现的（III）.....难道我有保留我的奉献吗？我向我的神祈祷，我赞美我的女神（V）.....让我告诉你一件事：那些不寻求神的人，他的道路是蒙悦纳的；那些向女神祈祷的却得到贫苦（VII）.....我曾看遍社会各处，事实却是相反：神没有阻止恶人的道路（XXIII）.....我跪拜我的神又有什么益处？现在我却要向那些卑贱下跪。那些痞子正如那富人和高傲人一样地鄙视我（XXIII）.....<sup>34</sup>

对于受苦者的控诉，他朋友的答话正反映了对苦难的一贯回应：

那些寻求他的神明的人拥有保护者。敬畏女神的谦卑人将得到财富（II）.....你只是一个小孩，神明的旨意如阴间般遥远（VI）.....难道你要走这些人〔指那些短暂的人事物，包括富人〕的道路？你要寻求神永恒的赏赐（VI）.....你的思想是顽固的，你已经撇弃公义，又藐视神圣的计划。神的计划像天上深处般遥远，女神的命令是无法被描述出来的。（VIII）.....除非你遵行神的旨意，不然你还有什么益处？那些背负神轭的人，必不至缺乏食物，即使是遇到饥荒。你要追寻神的风。你一年之中所失去的，必

---

<sup>34</sup> COS 1.154: 493-94.

快速得到补偿 (XXII) ..... 神明的旨意好像天上深处般遥远，实在难以明白，人也无法明白 (XXIV) .....<sup>35</sup>

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对苦难的回应，基本上是基于“神的旨意难测”的观念。虽然受苦者指出神明没有实行公义，也没有保护其信徒，但是他朋友的基本信念是认为人不可向神发出如此的质询，因为人根本无法明白神的旨意。虽然如此，最后受苦者的朋友也不得不承认恶人欺压正直人、富人欺负贫穷人的事实。但是其信念仍然认为这是神明的智慧：“他们 [指神明 *Narru*、*Zulummar*、*Mami*] 给他们 [指恶人] 的不是真理，而是永恒的谎言 (XXVI)。”最后，因着朋友最终认同受苦者所经历的事，受苦者也欣然接受朋友的见解。

正如Lambert所言，受苦者和其朋友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就是：“维持人世间之公义是众神的责任。”<sup>36</sup> 我们不难发现这个思想反映在最后两段的内容：朋友接受了受苦者所说的事实，就是众神明所管理的世界确实充满不公义的事，而且这是神明所造成的 (XXVI)；同时，受苦者也接受了朋友的论点，就是寻求众神明的拯救 (XXVII)。<sup>37</sup> 虽然这样的结束并没有解决受苦者一开始所

---

<sup>35</sup> COS 1.154: 493-94.

<sup>36</sup> *BWL*, 65.

<sup>37</sup> Gray, “The Book of Job in the Context of Near Eastern Literature,” 258; Kenton L. Sparks, *Ancient Texts for the Study of the Hebrew Bible: A Guide to the Background Literature* (Peabody: Hendrickson, 2005), 63.

带出的问题，而且这样的结果也不太合逻辑，然而最终却再次肯定了“人不能离弃神”的思想。

## 2. 埃及

与公义苦难主题有关的埃及的智慧文学，比较突出的文献可算是*The Dispute Between a Man and His Ba*。<sup>38</sup> 故事是有关一个人和他的灵魂（即Ba）之间的对话。主角因为所面对的苦难甚重以致寻求自杀，以求得以脱离苦难，但是其灵魂反对这样的选择而准备要离开他，<sup>39</sup> 于是双方展开了一场辩论。灵魂呼吁主人不要考虑死亡，反而要享受人生、忘记忧虑。主角则以三段言论来回应，包括用不同的比喻来形容自己的名誉有多“臭”、描述人与人之间有多么的不可靠，并死亡有多么好和正面。最终，灵魂被说服，愿意回到主人的生命中，并答应无论主人是生是死，也会追随到底。

从对话的内容来看，我们将可以发现这或许是作者或某个受苦者内心的挣扎。<sup>40</sup> 故事结束的时候，主角和其灵魂似乎放弃了自己起初的选择。除了灵魂最后放弃当初离开主角的决定、接受了主角

---

<sup>38</sup> 有关内容和翻译，可参ANET, 405-407; COS 3.146; AEL I:163-169.

<sup>39</sup> 埃及人相信死后另有一个更好的世界。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灵魂的话，就会彻底的灭亡，无法进入死后的世界。参AEL I, 163. 另，有关古埃及死后世界的观念，可参George Steindorff and Keith C. Seele, *When Egypt Ruled the Eas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68), 144-150; J. E. Manchip White, *Ancient Egypt: Its Culture and History* (New York: Dover, 1970), 36-41.

<sup>40</sup> COS 3.146: 321.

的观点之外，主角似乎也没有选择自杀，反而是在等待自己自然的死去。<sup>41</sup>

值得注意的是：*The Dispute Between a Man and His Ba*在处理苦难的时候，不像美索不达米亚的智慧主学般质疑神的公义。主角在遇到他所不能承担的苦难时，他向神明求救：

祈愿那按抚众神的Thoth来审查我！

祈愿那诚实见证的Khons为我辩护！

祈愿那止息太阳怒气的Re倾听我的言语！

祈愿Isdes在神圣的会所中为我辩解！<sup>42</sup>

根据Würthwein的研究，古埃及的智慧文学是基于这样的信念的：“（1）生命是根据一个特定的规律（order）进行的；（2）这规律可以透过教导和学习而得知；（3）因此人可以借着方法去预测和保障他的生命。因为（4）神明也是受这规律所规范，这就是法规（law）。”<sup>43</sup> 由于古埃及深信宇宙存在着一个永恒不变的规律，加上神明也受限于宇宙的规律，所以古埃及人无法把苦难所带来的困惑归咎于神明。或许这可以解释为何古埃及的智慧文学有较多教

---

<sup>41</sup> AEL I: 163.

<sup>42</sup> AEL I: 164.

<sup>43</sup> Ernst Würthwein, “Egyptian Wisdom and the Old Testament,” in *Essential Papers on Israel and the Ancient Near East*, ed. Frederick E. Greenspah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1), 136.

导性的作品，而探讨宇宙的规律也成为了智慧文学最主要的目标。由此看来，一个地区或民族如何回应苦难，其信仰体系实在是个决定性的因素。

同时，美索不达米亚那些“苦难的起因，是由于人有罪”或“神的旨意难测”等思想也没有出现在这里，反倒充满了死后世界的观念。主角十分向往死后的世界，因为人世间有如被囚禁的地方，死后世界才是真正的家。不单如此，死后世界也是审判罪恶的地方：“那些在那里 [死后世界] 的人，[他们] 真是神啊，[他们在那里] 要审判恶人的罪行！”<sup>44</sup> 正是因为有死后审判的观念，今世的苦难或不公义的事、甚至是受辱，也有盼望，因为将来死后会得到解脱并公义得以伸张。<sup>45</sup>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The Eloquent Peasant。<sup>46</sup> 此作品的内容是讲述一个农夫下去埃及换取食物的路途上，遇到一个埃及人Nemtynakht设计抢了他所有的东西。农夫向他哀求了十天，他完全不理睬。于是农夫下到Herakleopolis向当地的官员Rensi申诉。由于农夫的口才十分好，Rensi与法老Nebkaure决定偷偷供应粮食给农夫和他在家乡的妻儿，好聆听他的申诉。农夫不知道有这个安排，一

---

<sup>44</sup> AEL I: 168.

<sup>45</sup> Würthwein, “Egyptian Wisdom and the Old Testament,” 136; Walton, *Ancient Israelite Literature in Its Cultural Context*, 181-82.

<sup>46</sup> 有关内容和翻译，可参AEL I:169-182; COS 1.43:98-104; ANET, 407-410.



连向九次向Rensi申述自己的遭遇，甚至责备Rensi没有伸张公义。最后，Rensi接受了农夫的申诉，把Nemtynakht抓来，并命令他赔偿农夫一切的损失。

虽然这作品没有提到向神明申冤或埋怨神明的内容，但是公义必需得到伸张却是其中心思想。对于古代的埃及人来说，法老代表神明Horus管理埃及。法老死后就会成为神明Osiris，而代表神明管理埃及的责任，就由继任的法老代替。<sup>47</sup> 法老底下的官僚系统，则代表法老执行管理的工作。虽然大臣是法老的仆人，但同时也代表了公义伸张的主要人物。<sup>48</sup> 大臣的责任就是要秉公处理每一个案件。因此，向法老的大臣伸冤，就是间接的向神明（法老）伸冤。我们可以从*The Eloquent Peasant*中农夫对Rensi的哀求看见这样的概念：

在上的管家，我主！

你是全地的舵手 [主管]，

这地由你的命令而行。

你是Thoth的兄弟，

就是那不偏袒的.....<sup>49</sup>

---

<sup>47</sup> White, *Ancient Egypt*, 8-10.

<sup>48</sup> White, *Ancient Egypt*, 47-49.

<sup>49</sup> COS 1.43: 103.

如此看来，向埃及大臣、甚至是法老伸冤，即代表了向神明伸冤。或许正因为这样的观念，埃及较少出现类似美索不达米亚的、向神明伸冤的作品。同时，我们也发现当案件被带到法老面前之后，其实恩典已经开始赐下：农夫每日所需用的食物和他家人的需要都一一解决了。虽然农夫认为他所上呈的案件得到解决时，公义才算是得到伸张，但是整个过程，更像是对农夫的考验。这是与约伯记相似的地方。约伯不晓得自己的遭遇背后、在天上所发生的事，他的苦难对他而言，也是一个考验。

### 3. 约伯记与古近东智慧文学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公义和苦难在古近东智慧文学中，并不是陌生的主题，而且苦难背后都与其宗教信仰有关。虽然埃及出土的文献并没有如美索不达米亚的智慧文学般热衷于讨论神与苦难的关系，但其背后正是因为有“法老是神明在地上的代表”这样的信仰，这属于古埃及宗教信仰的部分理念。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明显有几个与苦难有关的信念在作者的思想背后。其中最根本的信念之一是：“神是公义的”。神会惩罚犯罪的人，同时也会赏赐那些听从神明的人。<sup>50</sup> 因此，当人们遇到苦难时，就会很自然地联想到自己

---

<sup>50</sup> Morton Smith, “The Common Theology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in *Essential Papers on Israel and the Ancient Near East*, ed. Frederick E. Greenspah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1), 52.

有否犯罪。<sup>51</sup> 结果，人们会寻求祭司或巫师，并透过祭祀或寻问神明，以满足神明对赎罪的要求。<sup>52</sup> “苦难的起因，是由于人有罪”这样的观念，是很普遍的。虽然如此，这样的信念并不是每一次都能有效地解释苦难发生的原因，特别是当一个虔诚人遇到苦难的时候，就会陷入极度的困惑和恐惧。

正如Lambert所言，“在个人层面上，认为【虔诚】作为昌盛的保证 [必然结果]，这样的想法是很脆弱的。”<sup>53</sup> 这也是美索不达米亚智慧文学中其中一个主要发展的主题，虽然不同的作者作出这方面的探讨时，结果乃是以“人不能离弃神”或“神的旨意难测”来回应苦难。我们不难理解为何会有这样的回应，特别是古近东充斥了神权治理的观念。这样看来，苦难的理解始终把问题核心放在受苦者的身上。

从上文有关苦难主题的探讨中，我们发现有几个价值观是支配着故事的发展的。这些思想普遍存在于智慧文学中：“苦难的起因，是由于人有罪”、<sup>54</sup> “神明应该要公义地赏罚分明”、<sup>55</sup> “人不能

---

<sup>51</sup> *BWL*, 14.

<sup>52</sup> Smith, “The Common Theology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52. 另，埃及对于宇宙的观念，是认为神创造世界时也同时设定了“规律”（order）。人犯罪等同违反或破坏宇宙的规律。参 Würthwein, “Egyptian Wisdom and the Old Testament,” 133-36.

<sup>53</sup> *BWL*, 15.

<sup>54</sup> 参 *A Man and His God*、*A Dialogue Between a Man and His God* 和 *I Will Praise the Lord of Wisdom*。

<sup>55</sup> 参 *A Man and His God*、*The Babylonian Theodicy* 和 *The Eloquent Peasant*。

离弃神”<sup>56</sup>和“神的旨意难测”。<sup>57</sup>前两个思想，与报应神学（retributive theology）有关。报应神学是古近东和圣经（特别是箴言）智慧文学的核心思想。许多教导性的智慧文学，都是以此为基础的，促使其读者选择敬畏神、远离恶事。<sup>58</sup>但事实上，报应神学并不是恒常地适用于每一个情况的。<sup>59</sup>这正是上文有关苦难的智慧文学所要处理的困难。因此，古近东的智慧文学发展出另两个思想，即“人不能离弃神”和“神的旨意难测”，来回应这个困境。<sup>60</sup>基本上，这四个价值观亦出现于约伯记之中。报应神学正是约伯与其三位朋友之间所争论的，亦是耶和华和撒旦之间的争论。同时，约伯认为“神的旨意难测”（二十七2-6；三十20-21）。另外，在以利户的论述中，也出现“人不能离弃神”（三十四14-15）和“神的旨意难测”（三十七）的思想。约伯记似乎透过苦难，并约伯与三位朋友、以利户之间的对话，同时地深入检视这些惯常出现于古近东智慧文学的价值观。当虔诚的信徒遇到苦难时，这些价值观是否仍能合理地给予答案呢？这是要探讨的问题，特别是约伯遇到苦难的起因，明显不是出于自己的罪恶和罪行。

---

<sup>56</sup> 参 *A Man and His God*、*A Dialogue Between a Man and His God* 和 *The Babylonian Theodicy*。

<sup>57</sup> 参 *I Will Praise the Lord of Wisdom* 和 *The Babylonian Theodicy*。

<sup>58</sup> Sparks指出，报应神学的教导只出现于美索不达米亚的箴言式的文学类型（proverbial genres），埃及则多以训示（Instructions）为主。参 Sparks, *Ancient Texts for the Study of the Hebrew Bible*, 81.

<sup>59</sup> Sparks, *Ancient Texts for the Study of the Hebrew Bible*, 80-81.

<sup>60</sup> Mattingly引用Jacobsen的论点，指出 *I Will Praise the Lord of Wisdom* 从两方面回应“神义论”（theodicy）：理性上，人无法以有限的知识和价值观放在神明的身上；情感上，人必需以信心来盼望神明的恩典。参 Mattingly, “The Pious Sufferer”, 322-23.

叙事者、读者和故事中的主角都不知道苦难的起因，这是古近东智慧文学共有的特点。<sup>61</sup> 约伯虽然同样不知道其苦难的起因，但是叙述者和读者却知道，约伯的苦难其实是起因于耶和华和撒旦的对话，目的是要试验约伯对神的敬畏是否纯正。因此，在理解约伯记的信息上，对读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甚至进一步地成为了探讨耶和华的本性和其治理的基础。结果，约伯记不仅在回应苦难和检视常出现于古近东智慧文学的价值观，亦能进一步被视为是议论神的一部智慧文学。

至于神明与主角的互动，在古近东智慧文学中，亦有神明直接回应主角的例子。在*The Dialogue Between A Man and His God*，当神明恢复主角的健康和财富之后，神明以第一人称宣告已经恢了主角所失去的一切，并宣称自己是主角的神、创造者、依靠。神明看顾有需要的人，所以神明亦承诺会保护他。而*I Will Praise the Lord of Wisdom*的神明则是透过梦境，除去主角所有的苦难。这些梦境，清楚地指出神明的主动，同时亦指出主角正经历的，是一次极严峻的考验。因此我们可以说，约伯记三十八至四十一章中的耶和华的论述和与约伯的互动，亦是古近东智慧文学的表达手法之一。不过，耶和华没有直接回应约伯的提问和苦难，反而是建立了有关神自我宣告的论述，因此是比其他古近东智慧文学的神明更积极参与主角

---

<sup>61</sup> 参*A Man and His God*、*The Dialogue Between A Man and His God*、*I Will Praise the Lord of Wisdom*、*The Babylonian Theodicy*和*The Dispute Between a Man and His Ba*。

的苦难之中的。<sup>62</sup> 虽然 *The Dialogue Between A Man and His God* 亦有类似的宣告，但不同的是，在篇幅上，耶和华在约伯记的论述要长很多。而且，耶和华的论述不仅是宣告自己的能力而已，更是进一步建立另一种价值观。

#### 4. 总结

透过上文来看，约伯记与古近东智慧文学之间，在有关公义和苦难主题上确实有不可忽视的关联。当我们把约伯记放在以色列周边的文化下来检视时，我们很快就能发现两者之间的互动。惟有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异同点，我们才能更进一步地发掘约伯记的独特性。这类文学比较，亦能为我们打开另一扇理解约伯记的窗户。

---

<sup>62</sup> Sparks, *Ancient Texts for the Study of the Hebrew Bible*, 82.